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二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糧、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積餘之舊糧票，向財政機關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糧票支撥或兌換新糧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糧票，即應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糧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廳

孫詒德

山西臨縣第一區甘泉村人，現年二十五歲，民國三十二年參加三五八旅，自前年五月後，至今未見音信，見報後，速給家中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父　孫念祖

湖北蘄春東北地區
我殲敵一個師一個旅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二十八日電)人民解放軍佔領武穴後，控制長江沿岸三百餘里以後，南京蔣匪大爲震動，飛調四十師(缺一個團)全部及五十二師之八十二旅全部，共一個師部、兩個旅部及五個團的兵力，由黃岡向廣濟增援，於二十六日被我解放軍某部包圍於蘄春東北廣濟以西之界嶺、高山舖不及十里之狹窄地區。我軍復於二十七日拂曉發動總攻，經八小時激戰，於下午二時解決戰鬥，該敵全部被殲，戰果正清査中。

我綏蒙騎兵某部
殲搶糧傅匪騎兵一連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我綏蒙騎兵某部，於十月二十三日夜，在左雲城南八里之劉家窰、頭畔村等地設伏，第二天上午八時，左雲傅匪騎兵一千二百餘名，向我左雲城南南事村搶糧，進至劉家窰等地，即入我伏擊圈，我設伏部隊即奮勇截擊，將敵一個連包圍於大房院村，將該敵全部殲滅，除敵逃竄城內。計生俘敵排長以下三十九名，斃傷敵五名，俘戰馬三十二匹，繳獲步槍二十九支、輕機槍一挺及炸彈等物。(作一、國璋)

傅匪官兵
自動放下武器者日多
我優待俘虜政策在傅匪官兵中發生極大作用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在我優待俘虜政策影響下，傅匪官兵自動放下武器和跑來我區者逐漸增多。去年九月集寧戰役後，傅賊在其官兵中進行惡毒宣傳，官兵受其欺騙，以爲我軍優待俘虜政策變了，因此戰鬥中發生傅賊做了無謂犧牲者很多。如傅匪門樹槐部和賈桂庭部在去年十月海流速太戰鬥中，因受傅賊欺騙，曾頑強抵抗，被我俘虜者僅數十名。但經我一次釋放回去傳匪連長以下十三名後，傅賊欺騙宣傳遂被揭破。在今年二月，涼城牛角川戰鬥中，該部僅稍作抵抗，即有五十一名放下武器。到六月六日，將軍梁戰鬥中，也是稍作抵抗，即有代團長任國鈞以下十六名放下武器。又如傅匪郭長清部第二團，在我一月進攻清水河戰鬥中，傅匪不少士兵抵抗也頑強。但自我大批釋放俘虜後，其第一團三百餘名，被我騎兵某部一包圍，便很快放下武器。傅匪清河保安隊一中隊在八月九日甕台子戰鬥中，把子彈打完了才繳槍。經我放回俘虜一個多月後，其二中隊的一個班，被我包圍，也不放一槍即自動放下武器，其他如傅匪新三旅、騎十一師等部士兵，也不斷攜槍跑來我區。(中發)

交城三區各村土改工作團
放鬆備戰鑄成大錯
閻匪犯我岔搶刼破壞　群衆遭受重大損失

(新華社八分區訊)交城三區各村土地改革中，工作團思想麻痺，放鬆對敵鬥爭，在閻匪搶犯下，致遭受嚴重損失。交三區是兩對敵開闢據點的交峪河大川，過去各村民兵、民兵參戰隊，曾以聯防作戰、地雷封鎖打退敵人首次以上的搶擾。但一個月來各村普遍開展土地改革中，各村工作團多未重視民兵工作，加強對敵鬥爭，放鬆了地雷封鎖網，和聯防作戰的領導。九月十四日，敵人以兩個團兵力大舉進犯我岔以前，個撥敵人曾以一團兵力作試探進犯，突擊崖底村，抓走村幹部民兵羣衆，並帶走羣衆清算的的地主三四十名。但當天僅隔十里的西社工作團仍支持部份羣衆不適當的意見正在鬥歐，覺得敵人不會來；其他各村亦未迅速組織對敵鬥爭。十五日拂曉敵大舉進犯時，各村甚至連地雷引火線也沒接上，結果敵人踏進了一年半來從未踏進過的岔。情況發生後，各村工作團各帶本村民兵匆匆帶着地主各自轉移，使統一指揮受到影響。這次閻匪踏進岔的兩天中，致使羣衆受到很大損失。

又訊：犯我岔的閻匪軍大肆破壞搶劫，引起羣衆極大的憤怒，受災最重的崖底村，各家各院，從炕洞到糧食櫃，從茅廁到穀場，還掃被搜成一塌一塌的土坑，所有羣衆未帶走的衣服、布疋、食糧物品及大部份糧食、豬、羊、雞子多被搶光殺盡，滿街滿院都是豬皮、羊腸、雞毛，各家各屋滿是翻倒打爛劈毀的箱櫃盆甕，一些未拿走的糧食、麻醬內倒上泥土、煤炭，鍋盆內拉下大便，在東社街並將我抗戰八年的民族英雄，分區參議長呂懷忠烈士之墓搗毀，拉出屍骸用槍刺碎，又縱火焚毀。十七日閻匪倉惶逃走後，受害最重的五六個村莊羣衆，回到自己家裏時，大多無法來鍋；估計這次損失當在數萬萬元之上。各村遭災羣衆異常憤慨，他們喊道：「狗日的叫喚殺岔羣衆齊一死?!殺岔羣衆非將狗日的們一個個打死不行！」現我們導上正與各村民兵及羣衆檢討這次慘痛教訓，並積極準備力量，決向閻匪索還血債。(生本)

備訊

交城七區靠石千峯附近西營圖、長峪溝、李家社、古交等村，武裝保衛秋收，民兵在大小路上、梁上、山梁上埋雷，婦女兒童站崗放哨，盤查行人，不讓勾子搶走一顆糧。羣衆積極把高粱、穀子收割後，把穀子運到場上，當日打，當日曬，陰雨天便藏起來，一面利用晚間雨天在羣衆會上討論各戶分擔，提早交納公糧。(張秉鐵、汪洋)

清太我地方武裝一部
深入平川敵後打擊閻匪
殲敵鄉公所人員等五十九名

(清太訊)清太我地方武裝一部，深入平川，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打擊閻匪。九月三日我軍在距太原北格鎮一里多路伏擊敵鄉公所人員，斃敵兩名(內有敵寨門圍隊長一人)，俘兩名，繳步槍三支。十七日在清東西鎮村，襲敵孟封鄉公所人員三名(內有村特派員一人)，俘兩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一支。十月十一日，我軍在太原大代假伏擊敵三野鄉公所人員，俘虜兩名，繳步槍兩支，又活捉敵便衣一名。十二日我軍在太原將軍莊伏擊敵西邯村鄉公所，斃敵兩名，俘敵分隊長以下十三名，繳步槍九支。是日上午，我軍又襲擊敵揚場昌鄉公所，斃傷敵五名，俘八名，繳步槍八支，子彈五百餘發，並擊潰汾河增援之晉祠敵錐大隊四五十名。十四日我軍在徐溝杜村擊退敵特務及保警隊二百餘人，斃傷敵七名，俘七名，繳步槍八支。十五日我軍在清東南社伏擊敵偷杜村鄉公所人員，俘一名，繳機槍一挺，並將與村增援之敵下兵兩個擊潰，斃敵四名，俘敵一名，繳步槍一支，子彈百餘發。以上九次戰鬥，共殲敵五十九名。(姚正貫)

閻賊妄圖最後掙扎
瘋狂榨取太原市民血汗
實施「平民經濟」後市民連買餅子麻花也沒自由
工人失業貧民吃不到飯搶案迭起自殺者日多

(本報訊)閻賊在兵窮財盡的危機情況下，爲搶救閻「平民經濟」，大施搜刮民財，妄圖延長其垂死的命運。閻賊在太原登記全市商號的貨物，實行「配給制」，不准自由交易，閻賊將全市所有的糧食、布疋、麵粉、食鹽、煤炭等都統制起來，囤積居奇，大做投機生意。同時閻賊又大肆成立傳合作社，實行將幣貶值辦法，強迫市民入股，以抗戰開始時的將幣値爲標準(稱爲「原法幣」)，規定「原法幣」一元，合現將幣十萬零七千一百四十三元。強迫十三歲以上的人，每人入股「原法幣」六元(合現將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元)，十二歲以下的人，每人入股「原法幣」三元(合現將幣三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九元)。一般市民、攤販、軍警、公教人員收入很少，無法交納，閻賊即提倡「借貸」，這樣，閻賊金融機關及有錢有勢的人即大放高利貸，榨取高利。如果不能一次交完股金，向合作社買東西就要多加三分之一的利錢。閻賊用這種辦法從人民手中榨取了大批的金錢，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閻賊更規定老百姓只准吃二等飯(雜糧)，大米白麵是給一有錢有勢的人吃。人民購買一點糧食(家裏不准存糧)，先要向街公所申請，經街公所、戶籍員、鄰長、閭長的審查，閭民代表會的證明，最後到市政府登記，才能到指定的配給商店購買。可是買到的玉茭子麵或高粱麵，都是摻了沙土、豆渣或玉茭麵子的粗麵，或受了潮濕的麵粉。且價格甚貴，二等玉茭子每石要三十四萬蔣幣。貧苦市民吃不到飯，在街上搶食，搶饅餘燒餅、搶紙烟、偷瓜菓、醬泡、皮鞋底、茶壺、罐等項象，更爲常見。閻賊更將全市飯店分爲高級、普通、平民三種，分等賣飯，規定吃二等飯的，不能吃頭等飯。甚至買燒餅、麻花吃也不自由。八月份閻賊又規定每人每次只能買兩個餅子或麻花，違者處以三十倍至五十倍的罰金。自八月一日起閻賊又把全市的房屋統制起來，分住戶和商戶兩種，每種規定按七級交租，住戶第一級房每月出房租「原法幣」四角(合現將幣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元二)，第七級房每月出「原法幣」一角。商戶第一級房每月出房租「原法幣」二元，第七級房每月出七角。房客按月交租，不得拖欠，每院設院長一人，房租由院長收交街公所或市政府，從房租中抽十分之四(住戶房)，或十分之八(商戶房)的建築費，並抽額外累進捐——房租超過「原法幣」二十元至四十元者抽百分之二十，依次累進。超過一百元者，超過部份全部抽去。抽去還剩餘子剩下來的才歸房東。甚至廟、觀、祠宇內住們也要交房租，這樣閻賊又從市民中榨取了大批的金錢，靠房租過活的人，也得餓肚皮了。在閻賊這種統治下，市民無法生活，自殺者日有所聞，七月份即有十七人；[illegible]四十八件。工人被編遣者有八千七百餘人，連同家屬五千七百餘人，均無以爲生，流落街頭。

興縣二十里舖各村農民代表 比條件選出農代委員

（興縣訊）一區二十里舖行政村九個自然村的農民代表六十人，於本月二十三日集會，民主選出行政村的農民代表委員會；貧雇代表都是經由各自然村無地少地農民醞釀研究後，由農民大會選出的。會前先決定該委員會應參加人數，大家以為各村都有一人出席，大的自然村可出席兩人，以便於全面領導，歸全體討論。隨由到會代表以自然村為單位，進行研究討論，各村提出各村的人選，再經全體代表通過。關於候選人的條件，決定：一、鬥爭堅決；二、有和大家商量；三、要先公後私；四、要勞動好（這個條件很有爭論，請參看編後話）。按這四個條件，用比條件的辦法，進行選舉。

自私自利有男女關係 石曹溝李龍懷被罷免

首先是石曹溝代表提出他村的李龍懷來，並給他介紹條件後，問大家覺得怎樣了？二十里舖女代表劉潤魚說：「他鬥爭地主倒是堅決，就是作風不好，前年他跟兩婦女勾搭，每天計工時給和他有男女關係的某婦女多計工，下來又給她多分了紅，結果合作社的賬算不清，還是區上派人去算了七天，才糊塗的算清。」大家說：「這種自私自利的作法，我是不贊成。」接着公無私的作法，為了事，團結不大，男女關係，曹家莊代表劉石孩也說：「自私自利，村的農民代表是不夠格，還是叫他村另提一個吧。」大家都同意，李龍懷就在全體代表面前罷免了！

溫嫂會知道窮人甘苦 對娘態度不好能改正

第二是曲家溝代表提出他村受了三望子窮的溫嫂會，並說：「他的條件是鬥爭地主堅決，又有辦法，他是能知道窮人的甘苦，也沒有其他毛病。」代表說：「當時有和他在一塊下煤窯的工人說：溫嫂會在煤窯也是和咱窮人一條心的，他看見誰拉不動了，就自動去幫助。」女代表宋艾英說：「他有個毛病，就是對他娘態度不好，群眾看不行。」大家說：「這是個小毛病，今日給他提醒了，他也會改正的。」大家還是贊成，一致通過了。

老婆過去不好不是他的過 攬工漢張成作夠代表資格

第三是交口代表提出他村的張成作，說：「他的條件是雇工出身，三十大幾才娶上個婆姨，他對鬥爭地主很堅決，又積極。」女代表宋艾英說：「他女人不正派，算不算？」

「這個意見引起了全體代表的反駁，大家說：『一個攬工漢，快半輩子了，才娶了十來年工的光棍一個女人，況且她也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出不了村幹部的手，過去該村主任王來成負責勢欺人，現在應該是王來成負責，她也變好了，（王現已撤職）這樣反要討論她的錯。」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了。

廿里舖村長劉侯仁 大家對他意見滿多 待群衆審查後再說

二十里舖代表提出現任村長劉侯仁來，說：「劉老漢今年六十歲，給地主打算盤工作十來年，出身窮苦，為群眾當主席也不錯，大會開會鬥爭時，石成問題，他自己不占地，賣溝代表說：「劉老漢好倒是好，就是太主觀了，去年發動我去參戰時，在我面前的保證不能給我說了把二擔糜子二擔紅豆荒了地，我回來時紅豆荒了，最後還給我登報說：『啊漢伯翻地，他才參不自私。」各村代表也說他是個二貫窮人，又是團結會的開代表。鬥爭地主堅決，但是個人主義，不參加，劉老漢當時不參加，持要群眾審查後再說。

最後大家決定，劉侯仁才把他認為是個老漢，就說他不好，政治部來了，後來讓他屁眼，還敢坐八仙桌喝了，窮人來縣向世提意見時，他們說：「我沒四方今春分配門爭果實時，給幹部分了一些地，最好的地，幹部分了一全是出來，他只是一個官官相為」，說是一個窮人向幹部分到了一點，他的東西，有了上這個錢便宜買下來的，叫村幹部們拿來分開，他不叫群眾分，村，人家給群眾錢，下來的，俗家錢、菜錢，發除往過時，住在咱個意見，前年東幹嗎村窮人也對他有興家坪代表說：「接着是什麼地呢？」大家了提定，過去。」我們我參戰大家的意見，對張獲得會不大滿意，群眾看他是否真正能代表大家的意見，並說：「再在會上給他意見，看看他能和咱窮人一條心。」

偏農白油作 不會花言巧語過去幹部聽不起 今天就要幫助選積人出頭露面

興家坪代表提出從小攬工受苦的白油作說：「代表張孝順說：「白油作從小攬工，永不會花言巧語，可老實啦，就是說話困難，過去幹部及有些人都瞧不起他，開會也不說話，今天咱們不要把他看低下，應給咱起來辦事才對。」大家一致的說：「白油作該幫助選些人出頭露面沒問題。」

當時後莊代表提出白牛奶時，大家都說：「沒問題，白牛奶二十九年因沒吃的，把他弟弟賣了，他參向地主去借一升米，借不來氣的上吊死了。他是真正咱現在白牛奶活出來了，他是真正咱民的代表。」

就這樣一個個地經過反覆比較，最後選出十一個代表來（內女代表一人），組成全行政村的農民代表委員會，大家又公推張維之為正主任委員，李有常、王換案為副主任委員。當場計劃了目前的工作，一面加緊搶收，一面發動群眾深入訴苦，並擬於十一月一日召開行政村的聯合鬥爭大會。（尹恆德）

陽曲解家塔群衆 反「倒算」為被害僱貧農報仇

（陽曲訊）解家塔群衆向地主惡霸進行反「倒算」鬥爭，為自己伸冤出氣，為被害僱貧農報仇雪恨。去冬開始向我邊緣區侵犯後，該村大惡霸地主劉進孝清即隨敵逃走，叫他的兒子參加了僞「報仇隊」，經常回村來騷擾，吊打群眾，勾合地主逼向群眾「倒算」，勒逼要租要息，要將群眾「倒算」「鬥爭果實」，逼走群眾百分之九以上的東西，並勾敵殺害僱貧農二元、張拴子兩人，害得全村群眾傾家蕩產。此次工作組去該村後，首先發動群眾訴苦，僅有十幾個人找工作組訴苦，堅決要和地主鬥爭。僱農吳牛兒說：「要鬥爭！在地主手下是咱的活不成了！」貧農寇虎兒說：「他就當下殺我的階也要和他幹嗎！」在訴苦中，激起了民兵武裝和中農都團結起來，驗鬥了民兵大會，全村的七十多男女老幼都來參加，人人都是叫號着要為被害僱貧農報仇。在大會場上，正面設立靈堂，擺設遺張滿元、張拴子兩位被殺者的靈牌，到群眾祖靈的標語、輓聯、花圈，下面擺着群衆的是地主惡霸和他們的家屬。大會開始後，由被難者家屬張秋拴的妻子說明他哥哥被地主殺害經過，滿懷的說：「地主哥哥的心真毒惡！我哥哥老是終了他們一家子，臨了還叫地主害死，死的是多冤啊！」兩家被難家屬痛哭流涕，到會的男女群衆，因想起自己被殺的痛苦，也都傷心的流淚和哭泣，高喊：「要堅決徹底消滅地主惡霸！」門爭決心更加堅定了。接着四天大會，開始同七戶地主惡霸進行鬥爭，苦清算，鬥爭中地主惡霸相繼訴出來了。群衆把心腹中積恨的苦頭、惡霸、倆大會的訴出、楊厚子，依法給殺害群衆的人兇犯一一，不久，幾被武工隊又將盜罪人劉奪回，交群衆鎮壓，全村群衆出了一口氣。（白秀草）

編後話

關於代表的條件

興縣二十里舖村決定村代表的四個條件中，有一條是「勞動好」，我們有點意見，提出商討。

村代表會是建立在消滅封建的有權力的領導機關，保證貧僱農完全翻身，才能貫徹政策的政策，滿足群眾要求。因此，不論規定任何條件，都須從這一點出發。但是，我們知道許多的貧僱農由於生產資本的缺乏，影響他們勞動情緒，甚至把勞動也無視勞動，在那種情況下，把一「勞動好」做為一個必具的條件，實際上就會限制了某些積極鬥爭有辦法的貧僱農的參加。因為領導鬥爭地主，平分土地，並不是勞動好的人能做到的。這個條件如係工作團提出，應進行檢討，如係群衆提出，應進行解釋。

到稅收工作團後 原形被揭穿了 白煥榮一貫為地主封建辦事

（五寨訊）三區何家嶺群衆，清洗稅收工作團的白煥榮。白某是本縣一區白家溝人，家庭係封建富農。四零年即投機混入新政權，歷任村長、區助理員、代區長與縣府科員等職，在區上貪汚腐化，為地主辦事。四零年四大動員時，他隨見要他負擔，便急忙把家的糧食，偷偷的跑回家中，又把一百大石在很全都出賣，造成了負擔，當時縣府以他嚴重將他關禁四十天，但因領導上階級觀點模糊，讓他「能打會算」，後又被提為村公所書記，不久便爬升起來，當他任代區長時，會與本區香綿子地主智厚懿開買賣，並串以盤剝群衆，給分到盤曲四百斤、一萬五千斤糧食八石、二萬五千斤，今年九月間，該縣府組織稅收工作團，將白某分派在何家墕村工作，向群衆自稱為料長，白某的要錢抽大煙，吃喝，公開抽大煙，白某和地主份人勾結，關府組工作團同志提出白某的過去問題時，反倒來，他不但不檢討，反而竭力辯解。工作團遂開除了他的職務，交何家嶺群衆處理。本區負責同志在群衆大會上宣佈「白煥榮是當地地主封建做事的幹部，不能當新政權的幹部，他的一切由群衆處理」後，（上略）

嵐縣明家莊富農梁天喜 姦汚抗屬害死人命 應扣送政府按刑事處理

（嵐縣訊）四區明家莊富農梁天喜，於去年五月間勾姦上革命軍人郭貫鑾（現任某團排長）同志的女人，起初群衆當他們是親戚關係，沒有查問他們的情形，不料一直勾姦了九個月。陰曆八月十三日，該女人突然要生小孩子了，生時他是梁某知作當，生下的小孩，被梁某扔了，該女人產後生病，梁仍將某扣押，將事實對外詭稱得重病死了。群衆逐將梁某扣押，將事實追問清楚。當即決定由梁某出小米二十石（單石），作為給郭貫鑾同志易娶窰窯的費用，並具管埋葬死了的女人。（郭助明、郭英俊）

（編者按：富農梁天喜，姦汚革命軍人妻子，同時害死兩條人命，除叫他賠償外，應送交政府，按刑事處理。）

五寨大胡會農民 封存地主財物 準備進行清算

（五寨訊）大胡會農會，在該村工作團的協助下，在會上選出了貧僱農會議主任，防止浪費東西，於宣佈「中國土地法大綱」後，群衆當場決定把地主的財產封存起來，進行清算。大家知道地主寄存在外的財產，假如不把他們放在農民會號召當時，群衆當晚上，又開始秩序，對存過程中，有人繼續檢查，中，秩序有條不紊，並提出四個保管委員，負責保管，自動交出來的財物，在當天晚上，地主寄放的財物，交出來，地主寄老科在農民手中，封財產時，明暗把一個包袱寄放給富農的房間裏，被富裕覺後，團長立即要出來交給了保管委員會。現該村農民正醞釀選舉代表，準備向地主鬥行清算。（伺武）

村裏當天晚上就把地主寄存在外的東西都找出來了，會議後，群衆在八女家中（地主），又在東平（上略）王八女家中……[illegible]

離石留子局村 十五犋牛翻秋地

（離石訊）四區留子局村群衆，一面因為農忙平分土地，確定地權，開初對秋翻地不大積極。後經財政工作團進行解釋，提明平分土地不是打亂重分，而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群衆了解了這個問題，子局的十五犋牛，都開始翻地，實行翻了，不誤生產。估計趕立冬可翻四百六七十畝。（鄭學恭）

更正

十七日本報「綏蒙區委召開擴大會議」一文中，「今年二月間綏蒙財經會議上」，係「六月間在朔縣某村召開會議上」之誤。

××××

為反對飢餓而鬥爭
蔣區工潮蔓延滬青津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各方消息：蔣區工潮正彼落此起地向前發展。滬市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持續旬餘之巨大罷工運動，雖遭蔣家法西斯匪徒血腥鎮壓，飢餓職工仍採取各種形式，堅持鬥爭。本月二十二日，又有絲綢工廠四百餘工人，為抗議資方破壞發給工資原則而舉行怠工。青島蔣家匪幫官僚資本之齊魯企業公司所屬橡膠廠千餘工人，因廠方無理增加工作時間而引起之工潮，雖遭蔣匪當局之多方鎮壓，仍堅持月餘之久，該廠後竟宣佈停工，妄圖開除工人，青島總工會於上月二十一日招待新聞界，痛斥官僚資本勾結官府壓迫工人之罪惡，並宣佈將發動全市七萬工人募捐，以應援該廠工人。天津德和鐵廠及新天津橡膠廠亦均發生勞資糾紛，雖經上月二十四日一度會商，但因資方無理拒絕工人改善待遇要求及蔣匪社會局「勞資評議會」偏袒資方，致毫無結果，事態尚在發展中。與此同時，津市地毯業產業工會工人之增資要求，則獲得初步勝利。

蘇柯里果耶夫
評蔣區職工運動發展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莫斯科電台十九日廣播：柯里果耶夫評論蔣區職工運動之發展稱：「在上海、漢口和國民黨管轄的中國其他城市中，職工運動正在擴展」。柯氏歷述由於蔣匪賣國獨裁統治帶給工人生活之極度慘狀後，說明：「據美國雜誌統計，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蔣管區曾有將近十萬工人參加罷工，而捲入勞資糾紛的，每月有四十五萬人之多。在一九四六年年底，不管國民黨如何加強恐怖手段，罷工的人數和捲入勞資糾紛的工人都大大增加了」。柯氏論及「自今年蔣匪當局下令禁止提高工資後，蔣區各地工潮繼續洶湧澎湃，六月間，罷工的浪潮幾不多已波及全國，七月間，上海、重慶、天津也發生了罷工運動，八、九兩個月，香港、漢口、廣州的工人和職員都加入了罷工運動，九月間的罷工運動的規模更超過以前幾個月。」柯氏指出：目前國民黨正在竭力摧殘帶有群眾性的（工人自己成立的）職工會，但工人爭求生存的鬥爭卻在繼續發展中。

東北政委會高副主席稱：
蔣賊加害民盟
乃垂死前之瘋狂

（新華社東北二十七日電）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高崇民頃在東北日報發表「蔣賊垂死前之瘋狂」一文，並揭露其任意殺害及借端口實加害整個民盟的陰謀。該文首稱：「有如董顯光所暴露，在東北解放區服務的閻寶航、于毅夫、韓幽桐、關夢覺及本人，姑無論我等是否盡為民盟盟員，但皆為東北人也。」該文繼乃沉痛追述自東北被蔣賊斷送給日寇後，東北人士在關內進行救亡運動備受蔣賊之歧視與排擠，一含辛忍痛，苦鬥十四年」。並稱：「東北人在東北被人民軍隊及蘇聯友邦紅軍解放後，返回故鄉，敘骨肉之親，慰父老之痛，為桑梓服務，實現新民主主義，改善人民生活」，「這都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文中繼駁斥董顯光造謠說他們回東北工作係民盟組部授意之無稽讕：「我等回東北時，非自一地，亦非一時，且正在蔣賊陰謀內戰嚴防民主人士活動之際，因此各人之歸也，無不如子胥之過昭關，隱姓埋名，化裝潛行。當此之時，我等雖有為民盟盟員者，欲負民盟之使命，又豈可得乎？」

人民力量的新勝利
——國際一週——

法意市選中左翼人民的力量不斷增長，以及法國工人大罷工的勝利，是一週來歐洲的重大事件。在法、意市選前夕，美國帝國主義曾使用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威脅扭轉法意人民的左傾趨向，扶植反動勢力捲土重來，以便其遂行奴役歐洲的帝國主義計劃。但是，市選的結果，表明儘有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的聯合攻勢，以共產黨與南尼社會黨為首的意國人民集團，卻仍然在反動天主教的世界中心——羅馬，超過基督教民主黨而獲得了勝利，人民集團不僅恢復了因社會黨右派薩拉蓋特叛變所失掉的選票，而且比去年多得了一萬八千票。法國市選在第一次投票，也表明法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人民民主力量，不僅在目前的法國反動勢力及美國帝國的干涉之前，能堅守其陣地，而且在歷次選舉中，總能奪得新陣地，擴大其力量。人道報二十三日所發表的數字，說明了一向為美英法反動派所拼命支持的戴高樂集團，從法國解放後歷屆選舉中，是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去年五月五日複決中，戴高樂集團得到法國選票的百分之七十三，今年的這次市選中，它雖然以人民共和黨與社會黨作犧牲，但所得的選票，仍僅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四，而法共的百分比，則由前年十月的百分之二十六，增至去年十一月的百分之二十八，再增至今年十月的百分之三十點六五。這種形勢，使得美英法反動派大失所望，甚至感到在下次選舉中，像人民共和黨在這次市選中所遭遇的「出乎任何人意外的潰敗」，可能再次落到戴高樂「聯盟」的頭上。

法國總工會所領導的法國南部工人與巴黎交通工人罷工鬥爭已勝利結束。在這次罷工中，美法當局使用威嚇與「調停」手段，但由於法國工人的堅持鬥爭，以及巴黎工聯總會書記共產黨人恩那弗拉揭破陰謀，迫使拉馬第當局「幾乎同意了」美法反動派狼狽為奸的一切要求」。證明只要工人階級有堅持鬥爭的決心，對反動派的攻勢是不難取得勝利的。美國最大勞工組織之一的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在其最近的年會中通過決議，號召工人階級擁護工會權利，要求恢復三國國際合作，反對美國少數壟斷勢力的新戰爭宣傳，要求恢復三國團結的政策，深信美國反動派所領導的挑撥新戰爭的攻勢，一必須受到一切自由與愛好和平的人民強大而無情的反對，「每一個國家人民的意志，總將結束這一少數罪惡份子的活動」。

產聯決議猛烈抨擊杜魯門政府引向法西斯主義的各項內政，要求對反勞工法展開鬥爭，並解散「破壞美國自由的衆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產聯採取這些進步的內外政策的決議，是在擊潰了其內部反動份子百般阻撓與破壞之後獲得通過的，這說明在產聯內部的進步勢力仍佔優勢。美國人民一，但產聯內部仍有不少「為帝國主義作工具」的人們。已退出世界工聯的英國工黨及其官僚們，也自己承認了「英國工黨正式代表團」的攻勢…都以親身經歷，認識了各國工人間的團結，讚揚蘇聯與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政策，反對美帝國主義挑撥新戰爭的政策，以撒謊實現和平與和平保衛和平的民主國家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遠東，英國大人民的情緒與要求，反映了英國人民對英國工黨政府的友誼，同時亦反映了工黨內部的分裂。

民已掀起爭取獨立的民族解放鬥爭。越南人民發動了保衛戰爭，法帝國主義對越南人民的奴役，激起世界輿論的非難。印尼人民的正義鬥爭，亦在國際間獲得支持，荷帝國主義在美帝國主義直接幫助下，又發動了第三次攻勢，印尼人民正堅決戰鬥。（二十日至二十六日）

陰謀消滅民盟
蔣匪摧殘南京民盟上層組織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各方報導：蔣匪自本月初搶殺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杜斌丞、王贊伯（譯音）及在漢口、上海、北平等地大舉逮捕民盟盟員後，現又陰謀進一步摧殘南京民盟上層組織，以期全部消滅民盟總部。據南社二十五日電稱：「自本月二十三日起，民盟總部已被秘密警察監視」。另據美聯社南京二十三、二十四日消息，蔣匪代言人董顯光已承認「命令秘密警察監視民盟」，南京民盟領袖行動已失去自由，拒絕與記者在中交談，並指出有特務在偷聽談話。至於民盟一、十三日訪問者登時，即有特務跟蹤。美聯社指出：此種種跡象，可能是蔣匪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而加以摧殘的序幕。且「民盟原無限制盟員參加任何方面作政治活動的規定，今竟硬承蔣匪旨意，以我等為口實，欲加害民盟，實屬路人皆見。然蔣匪獄政局已定，愈如此兇殘，愈使人心瓦解，愈加速其必然死亡之命運」。

恐慌的漢口

尚名

人民解放軍挺入大別山後，不到一個星期，就到達長江岸邊，漢口的蔣家匪幫們被六十六師在鄂西南覆滅的「噩耗」嚇得驚魂未定（六六師原係武漢的警衛部隊，該師的後方家屬均在武漢），不料才一個月，解放軍又來到面前了。

蔣匪軍政界以為自己的處境已是三面臨「敵」，一面臨江的「背水之戰」了，所以把近將全市的水陸交通管制起來，每個大員除一輛汽車之外，還須準備一個木划和一隻停泊的汽船，以為其逃跑作準備。

交通工具被管制後，運費尤其可觀，一噸物資過一次江，索資一千一百萬元。京漢的交通，兩個月來即告斷絕，天黑以後，一切活動都在「戒嚴」的命令下被停止了，江南上是冷清清的，只留下四片茫茫的白水。漢口的商人們對蔣家朝廷已完全失去信心，中秋節那天，全市八十餘家行莊向中央銀行駐漢分銀行鬧了一次提款風潮，以致該行發出全部黃金和用輪船從衡陽分行運來六十億元現款，都無法支付。

這場風潮，像風暴一樣襲擊着整個武漢的商場，蔣匪當局不准關門歇業，同時且勸告各商號臨時準備搬遷，但商人們表示什麼也無須準備，只須買下一包爆竹，準備歡迎解放軍進城就夠了。

在京漢沿江兩岸，蔣匪深怕解放軍過江，除限期强迫編成所謂「江防守備隊」外，在蔡湖、安陸、溧口、石灰山、大孤山、黃州等地，白天派遣偵探巡邏，晚上又加派飛機以照明彈巡邏，蔣匪的海陸空軍都算是用上了。但在這種慌亂的狀態下，武漢的人心反而愈加鬧得不安，只要江北一有什麼動靜，江南就很快的傳開了，而且這些消息往往那樣「駭人聽聞」。前月解放軍到達巴江、桐城一帶時，南京即盛傳安慶已經「失守」，並且傳說在某旅館出現自安慶逃出的難民，這消息很快就傳到武漢，使浮動的人心更加慌亂。……

蘇南宜興民軍日益發展
進擊蔣匪控制鄉村政權
和橋章橋兩區農民沒收地主蕭柴

（新華社華中廿八日電）據蘇南宜興消息：人民武裝日益發展，並控制鄉村政權。宜興附近山區翁亭、和橋等地人民游擊隊，由於當地人民的積極參加，已由二三百人發展至近千人，八月間一舉攻克太湖邊之丁山鎮，蔣匪保安隊一個中隊被殲，繳獲槍三十餘枝，並俘獲大量槍彈。某次戰鬥中，蔣匪宜興縣長鳴槍，匪心膽俱裂。八月份北人民解放軍渠挺（原名繼城）大捷後，蔣匪又從該縣僅有的保安隊中抽調一半赴蘇北，宜興蔣匪官吏愈形恐慌，縣城南門常日緊閉，下午即檢查行人，四門皆閉，四時後，斷絕交通。各鄉蔣匪自衛隊恐被民軍圍殲，集中於蔣匪區署附近，於是若干鄉區政權即落入人民游擊隊控制之下。當地人民在自己的武裝維護下，發動減租運動，現準備只繳原租額五分之一，更熱望人民解放軍早日南渡，實行耕者有其田。

九月十四日，和橋、章橋兩區爆發了千餘農民的沒收地主蕭柴的鬥爭。因蔣匪偏於人民游擊隊活動，命令太湖區全部地主將蕭柴即砍光，地主即強迫佃戶無償勞動，替民砍起柴，農民抗柴搶收，蔣匪保安隊開槍，打死傷農民各一人，群眾更加憤激，將蔣匪抬至匪鄉長家中，要求懲兇撫卹，現事態正擴展中。

×××

敵第三軍軍部就殲記
——前綫記者報導——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二十八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蔣匪第三軍軍部被殲經過：激戰兩晝夜，至二十二日拂曉，第三軍軍部人員被壓縮至西南合村內，軍部設於西南角之一個大院內，軍長羅歷戎下令死守，但解放軍的戰士已從西北角突進村內，炮彈紛紛落在軍部的四週，頃刻間四週成了一片火海。判斷軍部已四面被圍，蔣匪紛紛逃命，軍長羅歷戎狼狽的從後院鑽出來，可是解放軍的戰士已經出現在房頂上，蔣匪守兵大亂，在混亂中，只聽有人喊道：「打！打！」，往第七師住院的匪軍們便在滾帶爬的向下逃。其實，第七師師部亦一樣危急，師部裏的人看見許多黃色的人影爬上牆頭，亂喊道：「投降吧！軍爺來了！」，蔣軍當他們穿着黃色新棉衣的解放軍時，不料第三軍部人馬都擠在一起，合圍南北，路已被我炮火封住，當蔣軍一團在巷子落下轉時，好些匪徒被炸倒了，一翻過一道牆，慌忙地逃走未定，屋子裏鑽出幾個解放軍戰士：「繳槍不殺！」聲喊，有人用長槍快把一、下一師長李文等多人，以在慌亂中被俘，但宋軍長羅歷戎在中亂後，見到和部隊已才知道他們已經被俘，另一個俘虜列出……

×××
×××

法帝開始新進攻 越南人民奮起反抗

中國人民關切注視越南抗法鬥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法國帝國主義者對越南人民的新進攻，現已在東京、河內等地區開始。越南廣播早在十月九日，即揭露此一事實，但法國方面當時尙力闢掩飾，雖然合衆社巴黎六日電即稱河內於六日已重開激烈的砲擊與轟炸聲，但僞法新聞社巴黎九日電，巴黎官方人士仍「確切否認法國在東京地區發動進攻之謠言（？）」。又稱：法軍行動僅屬地方性規模。法國帝國主義者以爲以此即可逃避世界的注意和譴責，而忘記了火是不能用紙包住的。至本月十五日法新聞社河內電亦稱：許多月來，第一次法國公報透露法越雙方在越南極北邊的黨昌發生激戰。最近時期內，法國帝國主義者除繼續玩弄其所謂交趾支那政府的傀儡外，他們的陰謀中心放在保大身上，企圖叫保大組織一個傀儡的越南政府，並令其進攻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此把法國的侵略戰爭變爲越南的內戰。十月十日，法國公使波拉在河內演說，公然否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可以有軍隊、有外交、有貨幣，並不承認越盟領袖胡志明所領導的爲全越南絕大多數人民所矢忠擁護的政府。法國的軍事進攻與政治陰謀已引起了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的新高潮與世界輿論的極大關切。在此次戰爭以前，越南民主政府已向聯合國提出備忘錄，要求在聯合國主持下重開和談，世界輿論正等待聯合國之反應。中國人民對於越南抗法鬥爭和印尼抗荷鬥爭，正以日益增長的同情予以注視，因爲中、印、越這三個亞洲民族的命運，是有許多共同之點的。

印尼人民頑强抵抗 迎擊荷軍第三次侵犯

（綜合報導）荷蘭侵犯軍在其增援部隊陸續抵達印尼後，已於本月初旬開始第三次全面侵犯日惹之攻勢。據悉，目前猛烈之戰爭，除在東爪哇之瑪巴兩及西爪哇之占勞進行外，荷軍並在中爪哇强攻離日惹三十五公里之克拉登及門偸蘭，印尼軍現正堅强抵抗中。前印尼內閣總理沙利爾力稱：「不管荷軍擁有優勢現代裝備，印尼軍還是堅決抵抗，共和國永遠不會向荷蘭帝國主義者屈服。」美國戰爭販子除在安理會上庇護荷蘭侵略暴行外，並圖在軍事上直接助荷屠殺印尼人民。據塔斯社訊，美容軍第十三偵察隊洛姆上校已抵西里伯斯京城馬加撒，籌劃建立新機場。美國此舉已引起印尼方面之强烈憤激，印尼通訊社二十四日評稱，印尼許多議員指出，安理會中各個宗主國正在妨礙印尼獲取正義之和平，美國對此應負主要責任。

美產聯年會通過決議 重申維護和平民主決心

反對反共與反勞工的法西斯措施

（波斯頓訊）美國產業職工聯合會年會，於十八日通過多項決議，要求恢復三强合作，反對戰爭販子，反對美國當局一切引起法西斯主義的反動舉措，重申維護美國民主與世界和平之決心。大會關於國內問題之決議，主要爲反對在工會中作反共產黨之具結，反對反勞工法案，要求取消杜魯門之「忠誠令」，取消威脅美國自由的「衆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並廢除學校中之種種歧視，保障政府作工思想與政治信仰之自由。大會於其決議中，痛斥美國政府過去一年中之許多舉措爲「引起法西斯主義」，並抨擊反勞工法「破壞人民經濟與政治的權利」。堅稱：「我們將不允許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會員，以敲詐、威脅與誹謗，來分裂誣蔑勞工。」產聯主席莫萊發言支持上述決議時，表示他本人反對任何反共產黨之具結，並尖銳的指出：「美國國會僅要求工會具結反對共產黨，而不要求工會具結拒絕法西斯份子」。大會關於外交問題，一致通過決議，要求恢復三强團結之政策，以作爲世界和平之先決條件。決議指出：「自美國少數地方發出之所謂「預防戰爭」之論調，並非美國人民之呼聲。」美國人民反對違背其基本利益之任何企圖，一如反對美國或其他國家任何形式之侵略。罪惡勢力所倡導之力圖挑起另一次大戰之攻勢，必將遭受一切愛好自由與和平之人民之强大而無情的反對，各國人民的意志，終將結束此一少數部份子之活動。」決議稱：大會深信「持久和平必須保障一切半獨立的經濟落後的或殖民地的國家人民之自決與自治權利，使之免於任何外國軍事的或經濟的干涉和壓迫」。因此，力主「在一切情形下，給予任何國家之糧食與其他援助，均不應用以脅迫行使獨立自治權利之窮困人民，或挑起內戰火焰」。大會亦反對徵兵，並敦促在世界工聯中實行國際合作，指出：「經過世界工聯，已證明了工人能夠製訂一般的綱領，以確保和平和充分享受政治民主經濟安全，且使人民不虞匱乏。」年會並通過決議，要求恢復對房租與物價的管制，實行口糧配給，制止投機及超額利潤等。

民主軍擴大攻勢

獲得顯著戰績

（雅典訊）希民主軍繼續擴大攻勢，並創造顯著戰績。據希民主軍總部公報稱：在中西部民主軍，中部與西部爲其前指揮部所部及愛匹魯斯指揮部所部，於十八日開始在雅尼那、米提索福及卡拉貝加擴大戰綫上進行聯合作戰，經三日激戰後，於二十一日攻佔愛匹魯斯區較大城市米提索福要塞與周圍山崗。在此次戰役中，民主軍殲僞俘敵近四百人，擊毀僞十五座，擊落飛機兩架，並繳獲大量作戰物資，民主軍僅傷亡五十人。希法西斯政府會派三個旅，配備有大量大砲、坦克、摩托車增援，包圍米提索福城，以四倍的民主軍；並企圖佔該城，但均爲民主軍的强大兵團所擊潰。

又據希民主政府無綫電報導：美政府認爲希臘法西斯的軍事領導不是民主軍的對手，爲助希政府軍事作戰起見，決定政府軍各單位直至營一級，均由美國軍官親自指揮。

悼鄒霄朗同志——優秀的黨報工作者

戰鬥報社

鄒霄朗同志，河南淅川人，現年二十八歲，學生出身，三九年五月到陝北公學學習，四〇年一月在華北聯大入黨，同年入伍，在三五八旅教導營任教員，不久調到旅政編戰火報，象任戰鬥報特派記者。直到四六年八月，由綏遠前綫回後方變病，病癒後，調到戰鬥報社，歷任記者、編輯等工作，因肺結核病逝。

鄒霄朗同志，最初是本報在三五八旅的特派記者，從四零年直到去年調來報社以前，絕大部份時間是在前方緊張艱苦的戰鬥生活裏渡過。也就在如此緊張的環境中，眞正表現了他對黨的新聞事業刻苦鑽研的精神。他編的「戰火報」，直到今天，是晉綏部隊中一份最好的油印小報。幾年來，從他在解放日報、晉綏日報上所發表的：「旅部隊油印報紙」，「開展部隊通訊工作」，「從文盲到能寫作」……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在貫徹着「全黨辦報」的方針，並且熱情的培養部隊裏的工農通訊員。記得，當時八旅每年總集稿件千篇以上，有一次統計半年集稿，竟達一千零十二篇。可以設想：這些手執槍桿的，經常處在第一綫而敵人搏鬥的指戰員們，竟然拿起筆桿，寫了這樣多的稿子，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驚異的成績！而我們的霄朗同志，就是這些稿件的組織者。「搞好小報，搞好通訊工作。」這是霄朗同志留下自己的經驗，我們所有部隊的黨報工作者，應該學習他。

也就在前方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眞正表現了他吃苦耐勞的作風。他生活刻苦，從不計較個人享受，在勞動生產中，由於他的熱情所發揮的勞作强度，常常是超過了自己單薄衰弱的身體。遠在四四年大生產運動時，每次背柴總在百斤以上，突擊開荒，以致累得吐血。近在今年秀容戰役，帶着扭傷腰，奔走在冰天雪地裏，奔走在砲火下，堅持七天晝夜，搶救傷員，支持到戰鬥勝利結束，同時又收集了材料寫了稿子回來。就這樣地積勞成疾，回來不久，他就開始患病。組織上要他多休息幾天，他却要求：「把二版編輯工作交給我吧，沒有工作，實在苦悶得不行！」他是如此的熱愛工作！直到他病勢嚴重，仍不斷吐血，同志們勸他去休養，他還是放不下工作，只是把二版的編輯任務交出來。最後，到本月十八日，臨逝世的早晨，他還在昏迷着起草「血花與果實」——一篇描寫翻身農民參軍英雄的通訊。中午，他還伏在桌子上，給通訊員們寫着回稿信……誰知不幸，就在下午三時，突然大口吐血，倒在自己的崗位上了！

霄朗同志倒下了！像在火線上英勇犧牲的同志們一樣，像戰鬥報優秀的記者丁基，像他的摯友、戰死在大同前線的八旅隨軍記者劉昭平和塬寧戰役中犧牲的攝影記者刁宜卯，我們會永遠的記起他們，他們生命的光輝，將永遠不朽地照耀着我們的報紙！在檢查「客里空」的運動中，我們也將以百倍的勇氣，揭發缺點與錯誤，檢查立場與作風，這就是我們對戰友們犧牲的回答！

招人尋漢耍詭計

倘武

大胡會村地主賀金武，爲了逃避羣衆淸算，和脫逃拖欠窮人的三石多公糧，而鬧「潛逃」了、在潛逃後，他的女人到處哭喪着臉說：「我如今是「孤兒寡婦」，實實可憐」。於是便打起「招人尋漢」的旗子，說：「我男人已不知去向，誰要我，我就跟上走，但她的條件是：帶上三個娃；還要帶十公糧，這斷然不是走的真心話。

其實他男人並未逃出村五里路，只躲在村對面一個水溝裏，白天不見人，黑夜回家睡覺，因此他老婆的「招漢旗子」也是——白天就插掛起，晚上就收了。

九月十二日，我四區某幹部經路該水溝，正遇上賀逆在窰窩吃山藥蛋，當即扣回大胡會村，羣衆認識了地主老婆「招人尋漢」的詭計，並向地主賀金武做了清算鬥爭。

地主賣假藥 高利盤剝害窮人

嚴寄洲

臨縣一區的甘泉村黑板報上寫道：

「咱村有個李春彩、
他是一個大壞蛋，
賣假藥，發了財，
剝削人，高利貸，
下蹄當作牛黃賣，
買了的人被他騙，
病人的命兒被他害，
全村羣衆們，
都說他的良心壞，
今兒開大會，
大家齊聲把賬算。」

吃畢了午飯，羣衆齊集到大院裏，地主李春彩灰溜溜的，不像往日那樣揚眉瞪眼的抖威了。

地主李春彩在臨縣第一號大藥鋪「中和信」幹過幾個年頭，後來他借「中和信」的名聲，擺了一個藥攤，賣假藥害人，買藥欠下賬就高利盤剝，貧苦羣衆來買藥時，任意護罵，羣衆非常憤恨。

開會後，第一個站起來說話的是郭恩慶，他指着李說：「我那年買你一付藥，欠你四毛錢，隔了四十天，你要了我一塊四毛銀洋，你好狠心呀！」話剛說完，第二個又站起來了：「那年郭兆貴兄弟害了病，買了三錢牛黃，出了九塊白洋，誰曉得吃了假藥就死下了！死了還不算，賬本本上，你還欠十二塊錢！」郭汝明也站起來說：「我五毛錢藥賬，隔了一個月要我還一塊五，我說：「你上一定的官價吧！」他瞪大眼睛罵我：「你吃不起藥你就別吃！」」

衆人說開的聲音響成一片：

「你爲甚麼撿了牛蹄蹄當犀角賣二塊白洋一錢？」

「爲甚麼千元一斤甘草，你要賣三百元一錢？」

「你爲甚麼賣假牛黃害死了人，你還要回回賬？」

「你發財是不是剝削的窮人的血汗？」——

十四歲的郭候狗從人堆裏擠出來，哭着說：「我有一回走到你院裏，你爲甚打我？」「你再敢打老爺爺不敢了！」說着便狠狠的打了他幾耳光，李春彩被打得沒話說，向羣衆賠罪，時，又有人站起來問道：「你的假藥都賣給誰了？」

「………賣給窮人哩。」

「……爲甚不賣給地主老財？」

「……」

羣衆認清了這個害人的地主李春彩，並作了徹底的淸算。